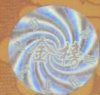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嫉妒

(英) D. H. 劳伦斯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嫉 妒

[英国] D. H. 劳伦斯 著
关 中 良 译

1561.4
55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嫉妒/(英)劳伦斯(Laurens,D.H.)著;关中良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嫉… II.①劳…②关…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803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嫉妒之心，人皆有之。

这部风靡世界的小说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要展示它自身独有的“风采”。

怎样的嫉妒，才能表达它深刻的内涵和真实的“形象”？

如果一对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

如果两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

如果父子俩人，爱上同一个女人；

如果本来相同的人们，突然间有人变得与众不同；

那么，他们之间会不会产生嫉妒？这种嫉妒是不是很强烈？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场，刚刚毕业的姐姐与正在上学的妹妹，被一个飘然而至的英国贵族青年搞得神魂颠倒。虽然父亲极力反对，但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夏季宴会上，姐姐与这个贵族青年涉足爱河，初尝禁果。而妹妹，因为得不到贵族青年的青睐，就与一个当地的小混混混在一起，并很快献出了自己的贞操。

姐姐因此而到了悉尼。受尽苦痛后，终于在一家高档服装店找到了工作。生活得到改观的姐姐，引起了妹妹深深的嫉妒。她把姐姐写给贵族青年的信狠狠地撕掉，以此作为报复。心急如焚的姐姐在悉尼等不到贵族的消息，内

嫉
妒

心一片痛苦。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姐姐远赴英伦。出于为妹妹积攒学费，同时也出于好奇，姐姐当了回裸体模特。于是，意外的好运降临了。姐姐成为一名职业时装模特，并赴世界各地参加展示。姐姐成了伦敦与巴黎著名时装杂志的封面女郎。远在澳大利亚的妹妹看到这一切，嫉妒万分。姐妹之间的反差，竟是如此之大，她实在接受不了。

父亲死了，妹妹到了叔叔那里。在叔叔工作的这个美国牧场里，妹妹看到牧场主的财富，就在一次舞会上勾引了牧场主的儿子，并很快与他在一个汽车旅馆里以身相许。这个牧场里的女人又干又扁，她们对新来的女孩十分嫉妒。牧场主对她也早已垂涎三尺。开学了，儿子临走之前他们私下订婚的事情被牧场主的女儿告了密。于是，本来已经获得不少骑马比赛冠军、并与牧场主儿子私订终身的澳大利亚女孩，不仅被夺去了心爱的赛马，而且被牧场解雇。就在解雇那刻，牧场主被压抑的情欲终于在未来儿媳妇身上发泄出来，在这一刻，二人才发现，原来彼此是多么需要对方。

带着从牧场主那儿搞来的 5000 美元，妹妹来到了一所美国大学进行深造。由于姐姐怀孕，不得不寄身于一个喜欢她的大富豪家里。所以，她在一段时间里，连自身都难保，就更别说照顾妹妹了。可是妹妹眼看着钱一天天减少，而账单一天天紧催，心中对姐姐的怨恨与日俱增。就在这个时候，牧场主来到大学，妹妹靠情欲的发泄从他那儿弄来的钱维持着自己的学习生活。

正当再一次面临无法摆脱的催账单时，她接到了学校

财务告诉的一个惊人消息：一个公司给她每个月 500 美元的生活费。她万分激动。她以为，肯定是牧场主不能来而以这种方式资助她。但等牧场主来后，却对此只字未提。原来姐姐与大富豪谈了妹妹的事情后，他秘密地以不伤害妹妹自尊的方式定期汇款过来。蒙在鼓里的妹妹与牧场主一直保持着这种情欲横流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发觉怀上了牧场主的孩子，才匆匆忙忙与牧场主的儿子结了婚。

牧场主为他们提供了资助。儿子一直被蒙在鼓里。

在悉尼的一家大饭店里参加一个对儿子来说影响巨大的宴会上，妹妹无意中看到了姐姐公司的产品及其盛大的宣传活动。刚刚获得提升带来的快乐之感被一扫而空。姐姐仅仅靠一张漂亮脸蛋就有此前程，上帝实在太不公平！

嫉

妹妹的英国梦圆了。在英伦，妹妹终于接触上了姐姐的情人，那个到过澳大利亚小牧场的英国贵族。通过一切手段，妹妹抛下牧场主的大小儿子，获得了这个贵族。而姐姐却一无所知。

妒

爱姐姐的，不仅有这个贵族，还有那个大富豪。大富豪提供了姐姐母子所需的一切，并精心照料她们。同时，他把一个收购来的化妆品公司交给了姐姐。姐姐的成就让贵族佩服，同时也让他看到自身的渺小。贵族身上的软弱并不适合姐姐。贵族嫉妒这个大富豪，而大富豪在心里也暗自伤心，因为不管他做什么，总不能把姐姐的心从那个贵族手中夺回来。

正当贵族准备召开宣布与姐姐订婚的盛大宴会时，妹妹找上门来，把姐姐约到郊外。她把自己已经与贵族过着实际上的夫妻生活的消息告诉姐姐时，姐姐才发现这个高

贵的贵族子弟怎样戏剧性地欺骗了她。这时，大富豪发给贵族的电报写明了孩子的真正父亲，贵族终于与妹妹走到一起。

乱伦中的嫉妒，姐妹间的嫉妒，男女间的嫉妒，同类人的嫉妒……嫉妒的画面一幅幅展开，让人真实地感受这一切的同时，那种荡气回肠的余韵，仍然久久不散。

——英国《出版者周刊》

妒火中烧，烧起来就不得了。女人如此，男人亦然，虽然表现方式不一。嫉妒与情欲相结合，会带出一个怎样的后果来？本书将让你切切实实地见识一番。

——法国《自由报》

第一章

两姐妹

嫉

1933 年爱尔兰莱曼瑞克郡

妒

克里瑞林城堡的石墙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已经被风化了,城堡中的塔楼在浓雾里时隐时现。克里瑞林猎场正在迎接这个季节的第一次聚会。在春意盎然的大地上,白嘴鸦的呱呱声在空中回荡,好象欢呼着在这城堡的庭院中已经重复数百年的新的一年的来临,现在,忙碌的猎犬吠叫声夹杂着急促的马蹄得得声回响在大鹅卵石小径上。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 1933 年,这些骑在上面的男女猎手们,一些人穿着粉红色的外套,其他人穿着黑色猎服,看起来好象返回到了他们祖先那十九世纪的时代。而此时此刻,他们已为自己好准备了饯别酒,那酒装在银白色的高脚杯里,放在托盘上由男仆们托着。此外他们还用这酒款待那些穿着旧外套和惠灵顿长靴的爱尔兰男人。这些人

农场工人，他们将步行跟随这些猎手。而现在他们正站在远离当地贵族和地主的地方，眼中充满着冬天爱尔兰海那狂风暴雨般的烈性。猎手们一边饮着香甜的热酒，一边盯着骑在腰马背上的漂亮姑娘，姑娘们接受着他们那调情的微笑和羡慕的目光，此时他们的主人也在其中。整个聚会充满了沸沸扬扬的私语和说笑，爱尔兰一位高贵的贵族即将和莎伦·范林结婚。莎伦正骑着一匹大黑猎马进了院子，她的头发梳成了一个很怪的样式。

“嘿，桑，来这里，”莎伦对站在她旁边的骑着马的克里瑞林伯爵桑·弗兰茨说，她显然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亲爱的，每个人都看着你，这是很自然的，他们都想看看未来的克里瑞林伯爵夫人，别担心，相信我，你看上去很漂亮。”桑没有时间说得更多，因为这时猎场的主人正走过来迎接他。

莎伦昂起头，眼睛注视着大雾缭绕、此起彼伏的绿色大地，试图平静内心升腾起的不安。这块土地本来在她一生下来就应由她拥有而现在却属于他们的，可她却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些陌生人的认可对她将来的幸福是必要的。她用面纱遮盖住了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种表情，她在努力造成一种自信的气氛，她戴手套的手紧紧地握住缰绳。她担心是否有些人会猜测出她是在这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出生的。莎伦的眼光充溢着陶醉和骄傲，目不转睛地看着桑那潇洒英俊的身姿，却没有觉察到桑脸上突然出现的表情。桑看到凯莉·范林骑着一匹栗色马正站在人群的外围，看起来很焦躁也很不安，她这次到城堡来并没有受到邀请啊。桑马上

把视线移开,假装没有看见。

凯莉一边驾驭她那不易驯服的马,一边试图找到那个女人,据说那个女人不久就要嫁给克里瑞林伯爵了。当凯莉最终发现莎伦那引人注目的身姿时,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年前那个分离的晚上。

那天晚上,莎伦坐着飞机远离了家乡,这件事戏剧性地改变了她们两人的生活。她想:聚集在这城堡中享受着贵族特权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她们两人同她们的过去联系在一块儿,想到这儿她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冷冷的笑意。这里的人们知道莎伦和阿米杜的关系吗?知道罗斯玛丽以及发生在莎伦身边的那些秘事吗?凯莉的马在焦躁地移动着,走到一块挂满露水的草地旁边,有一小群乡下人站在那里,凯莉很难被他们觉察到。凯莉想: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赢回这曾经属于她的地方,她坚信这云雾笼罩的大地和森林当然也包括这座城堡,都将是她的领地。凯莉看着莎伦下了马,接过了男仆递来的凯莉写给莎伦的纸条。这时,她听见远处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她大吃一惊,转过头来看见是一个女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啊。

“凯莉,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你还在伦敦。听到有关你和迈克的消息,我们都很遗憾。”

看到女人面纱后面那因惊奇而瞪圆的眼睛,凯莉的心一下子剧烈跳动了起来。刚好,男猎手在这时正用喇叭高声招呼骑手们注意,凯莉因而没有回答这女人的问话。突然,猎狗吠叫,马群在茂盛的草地上狂吼,接着他们纵马离开了这里,狗吠马嘶声回荡在这城堡庄园的上空。

那天下午,当猎手们骑向远方森林,莎伦也离开了猎

嫉
妒

场,她沿着来时走过的小路,疲惫地往家走,水从长满地衣的树木中流出,地面上升起了浓浓的雾气,大地成了灰蒙蒙的一片。莎伦把手伸进口袋,她偶然想起早上接到的那张未署名的纸条:

“四点,在克里瑞林庄园附近的废墟城堡里见我,讨论一件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秘密事情……”

莎伦早已决定不理睬这神秘的“约会”,但是她现在离这废墟城堡如此的近,以致有些慌乱……

莎伦快马扬鞭,跃过路旁一座矮石墙。然后在森林里的小路上慢行,她的眼睛盯着象一座大房屋结构骨架的拱门,它已破损不堪,模糊地立在这荒野园中。当从下面经过抬头往上看时,她惊异地发现在拱形的石头上雕刻着一只天鹅和一束白花酢浆草——爱尔兰民族的国花。它看上去象一只手正指示着“莎伦城堡”的入口,一个从小在她的想象中就很朦胧的地方。现在,就要接近约定见面的地方了,她觉得有一种预感,一场竞争将来临,因而全身的脊骨里都有一种刺痛感。

她骑马朝伟大的范林王朝的古废墟走去,那值得骄傲的王宫现在到处是常青藤、台藓,野生的弯弯扭扭的树枝在低矮的天空中交织着。

莎伦下了马,把马拴好,在废墟上向前走去,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这里的寂静。当站在大厅的门槛上时,她回想起父亲曾给她讲的那些遥远的故事:盛大的周末舞会,贵族们之间的长期不和,往日辉煌的成就和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她以前一直以为:父亲编造了这么些故事仅仅是为了让小孩子们高兴。但是眼前这些破损的墙壁突然使

她若有所悟，或许这通向天空的楼梯正是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她感到她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过去。

突然，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使莎伦吓了一跳。回顾四周，她看见一个穿着猎装的女人，已经站在废墟房子的那边了，她倚着烟囱，点着一支香烟。

“你吓我一跳，”莎伦说，“你是谁？是你给我的条子？”

在她说话时，她心中有一种感觉，她认识这个女人。

“难道你不认识我？莎伦。”凯莉说，微笑中充满了挑衅。

“凯莉！”莎伦气喘吁吁地说，同时感到震惊，“你在这里要干什么？”

嫉

1915年新南威尔士库尔华达 这是库尔华达的冬天。天已破晓，早上鱼肚色的亮光还没有通过粗布窗帘照进房间，莎伦就醒了。她睁开眼睛望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轻轻从床上爬起来，以免吵醒凯莉。当她的脚碰到寒冷的地板时，她本能地弯曲了一下脚趾，这倒不是因为早上天气的寒冷而哆嗦，而是一想起鲍勃带着查理和他的朋友桑正在威士波机场回家的路上，心情就因激动而哆嗦。

妒

她轻手轻脚地穿上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件防寒运动衫，看到妹妹还在呼呼大睡，她很高兴，这将给她一段时间梳理她浓黑的头发，她要使自己在今天早上看起来与往日不同，但又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什么反常。起初，她把稠密的头发盘绕成发髻，可是觉得不满意，无可奈何地又把它变成马尾发型。看起来仍乱糟糟的，最后她所能做的只是和平常一样梳成辫子。她刚把头发梳理好，凯莉就起床了。

莎伦从十七岁就已经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可是今天早上,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妹妹凯莉漂亮,不是因为相貌,而是因为打扮得不入时。她从镜子中看到凯莉铜色的卷发披散在运动衫的上面,一身澳洲流行的时髦打扮。仅仅十三岁,却已有令人羡慕的优美的身段,胸部也比莎伦发育得好。直到这时莎伦才发现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澳大利亚式的形象实在是一个错误。

“快点,要不我们就迟到了。”莎伦催促着。

“不管怎么样,我都能赶上你。喂,你要一杯茶吗?”

“没有时间喝茶了。”

姐妹俩穿上长筒靴,非常兴奋地冲出小屋,门在她们身后嘭的一声关上了。

“过来,我要和你比赛,看谁先到马厩,”凯莉大喊着。

她们大声地笑着,当她们来到马厩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莎伦回头看见凯莉那副狼狈的样子,发出咯咯的笑声。不一会儿,她们就把马鞭及马具都收拾好了。

“咱们走吧。”莎伦不耐烦地喊着。

当她们听说查理就要从英国回来时,心里就非常激动,想象着见到他时那无法言说的场面。

当他们奔跑着经过大房子的时候,莎伦看到玛丽——库尔华达庄园的女主人,正站在走廊上,向骑马经过的姑娘们挥手。她和庄园里所有的人一样正期待查理从牛津归来。查理是她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她最喜欢的儿子。凉风拂面,莎伦回头盯着那杂乱无章、用巨大的古木建造成的低矮的白色房屋。在她的印象中,这里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同它相比的。

前面就是库尔华达巨大的牧场，放眼望去，牧场一直延伸到远方。在它的上面羊群结队，象片片白云点缀在无边无际的绿色大地上。牧场工人黄昏就已聚集在这里，她们的父亲也可能就在其中。莎伦两眼死死盯着山丘间那条伸向远方的小路。忽然，她看见一辆车颠簸着朝库尔华达方向驰来，车后是浓浓的灰尘。

“他们在那儿——他们回来了！”凯莉欢呼着，叫喊着，她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骑马朝前奔去。

在车里，查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就象鸟儿又回到了大自然。

“嘿，你想我们的庄园和牧场会是怎样的？”他问座上的年轻人。

“一定很大。”

桑·弗兰茨伯爵这样回答。查理和他的父亲鲍勃都笑了。

桑从侧面看看鲍勃，饱经风霜的脸上棱角分明，高大魁伟的身材是典型的澳大利亚男人的形象。虽然在这一带，他拥有最富有和最古老的牧场，但鲍勃的手就象伐木工人的一样粗糙而结满老茧。

“好象你们专门组织了欢迎会。”鲍勃说着并朝刚来到车旁、骑在马背上的人点点头。

凯莉朝汽车方向飞奔过去，一点也不理会后面莎伦的叫喊声，莎伦只好在后面边跑边喊。

凯莉奔跑着，终于赶到了汽车旁边，她朝车上那年轻人边挥手边甜蜜地微笑着，她猜测那年轻人一定是桑·弗兰茨伯爵。

嫉

妒

车里,查理和桑被那些赛马背上的姑娘强烈地吸引住了。查理模模糊糊还记得那个正和凯莉赛跑、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扬的姑娘是谁。

“你永远不会知道她们之间的关系。”桑说。

“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对吗,爸爸?”查理问。

“是的,”鲍勃点点头。“她们的父亲在和凯莉母亲结婚前,与从新苏格兰来的本国妇女勾搭。正如我告诉你的,莎伦是位很好的姑娘,而凯莉却是个真正的捣蛋鬼。”

桑被眼前的姑娘们迷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和凯莉不同,莎伦毫无表情地注视前方,给桑的感觉是她从来没有朝这方向微笑过。

“查理,那活蹦乱跳的一头淡红色头发的姑娘变化了很多。”鲍勃说,“十三岁的小女孩长得跟二十三岁的大人一样成熟。”

“妈妈写信告诉我,凯莉曾赢得多次赛马冠军。”

“那是真的!凯莉每次都能很好把握自己——”

“我的天哪——那姑娘掉下来了。”桑打断他们的对话,惊叫起来。这叫声使鲍勃条件反射似地踩住刹车,车咋地一声停住了。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的。”鲍勃气愤地说。

急刹车时卷起的灰尘马上遮住了他们的视线,当灰尘散去时,他们看到莎伦那匹上面已无人的马正肆无忌惮地向前冲着。

凯莉意识到车没有和她并行,当她回头时,惊奇地看到一个男人从车里冲出来。查理箭步向前,跃过围场,去抓住狂奔着的马。同时,鲍勃看到一个象帆布背包似的东西躺

在地上一动不动。凯莉看到这一情景，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凯莉的心怦怦直跳，惊恐万分。她返到围着莎伦的人群中，这时，查理牵着那匹马向她走来。

“嘿，把它牵回去。”

这里已没有欢呼，也不存在迎接时的欢声笑语，凯莉看了一眼查理，他已从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变成了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而查理正不高兴地盯着她。

“等一会儿，我有话要对你说。”鲍勃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大声地对她说。

他们三人把莎伦轻轻放在车的后座上，然后挤在前座，驱车前去，车后扬起满天的尘土。凯莉站在路旁，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使她的泪水顿时喷涌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淌个不停。她瞪地拽了一下莎伦那匹马的缰绳，骑马快步向家的方向跑去，心里念道：莎伦死去吧，永远从这世界上消失。

当莎伦清醒过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会躺在这寒冷阴暗的房间里。头痛得难以忍受，想仔细看看房间时，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地她感觉到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现在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亲爱的，静静地躺着，一切都会好的。”玛丽轻声说着，同时摸摸她冰凉的手，又摸摸她的额头。

“玛丽——医生来电话了，我想你应该和他谈谈。”门外传来鲍勃的说话声。

“我就来。我一会儿就回来，莎伦，记住，现在必须静静地躺着。”

她点点头，慢慢地仔细打量起这房间来，厚厚的窗帘遮住了光线，她听见身边有一个闹钟正嘀嘀哒哒地响着，这响动使她的头都眩晕。

“我想你还得忍受一会儿，”玛丽说，“你是个很幸运的姑娘。”她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略带安慰地说：“瓦克大夫说根据你的感觉，你必须在床上待四十八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他很快就来。”

“都是因为我，把事情弄糟了，玛丽。”莎伦轻声说。

“好了——那是偶然事件。总之，你不要担心，好好休息，保持安静。我担心脑震荡会使你一点东西都吃不下，不过今儿晚上，你可以吃点牛肉片试试。”

当她昏昏欲睡、刚要进入梦乡时，莎伦突然想起桑·弗兰茨那纯正的英国口音，这使她又清醒过来。当她试图再回忆那甜美的声音时，她仿佛看到了一双满怀关切的纯蓝色的眼睛正看着她。

不知何时，莎伦睡着了。

第二天，钟声把莎伦从梦中唤醒，她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她突然想起自己怎么会睡在这么柔软的床上。这时有人敲门，“请进。”她回答，心想一定是玛丽看她来了。

门开了，她惊奇地发现桑·弗兰茨正小心翼翼地托着放满碟子的托盘站在门口。

“我被指派给病人送吃的来了。”他声明道，带着迷人的微笑。他把盘子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从他那笨手笨脚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并不习惯侍候别人。

被敏感的自我意识所驱使，莎伦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他把她头下面的枕头竖起来，将托盘放在她的面前，同时把